

本期主笔：何芸



何芸，柳州市雀儿山路小学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。自1993年1月14日在《柳州日报》发表第一篇小小说至今，一直利用闲暇时间，在笔耕的道路上追梦。有226篇作品散见于《柳州日报》和《柳州晚报》。

善待



有一天傍晚，我在马鹿山散步。那晚的夕阳真美！它像个拿着神奇魔杖的魔术师，点到之处，瞬间金色——房子镀上了金边，树木闪着金光，就连在地上欢跑翘着短尾巴的小狗，都好似披上了金色的小斗篷，就更别说那座弯弯的石桥和水里畅游的小鱼小虾了……

沉醉于夕阳中流连忘返的我，为此破天荒地在马鹿山公园走了个半圈，再走一圈。忽然想起我家小姨就住在马鹿山的颐养中心，自她从北站那边的一家养老院搬来这里后，早就说要去她——择日不如撞日，我当机立断决定去看她，也算了却我对她的那一份牵挂。

由于路标很是清晰，我很快就找到了小姨所在的这家颐养中心。验明了身份后，我顺利地进入了大门。那个时段，正是晚饭后的时间，所以大厅和过道上的凳

椅上坐着不少老人。他们看见我这个陌生人进入，都非常和善地看着我，有的还主动跟我打招呼，就好像我是他们的亲人或朋友。

在他们的指引下，左拐右拐，我很快找到了小姨所在的房间。房间不大，同一方向并排摆着两张床。中间的过道，刚好够一辆轮椅进出的宽度。我看到她时，她正坐在轮椅上，腿上盖着薄毯子。

我喊了她，她看着我，有点诧异，问我今天怎么有空来？我说刚好路过，就上来看看。她问我妈还好吧？我说还好，就是去年扛花盆伤了腰，卧床休息了19天才勉强可以下床慢慢走动……小姨说，让她注意点哦，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。我说：“好的。今天我先过来看看环境，等她好点了，走得动了，我再带她过来看您。”小姨点点头。



小姨今年74岁，比我妈小7岁。我妈对她这个妹妹，总是有不少牵挂的。十三年前，小姨因为中风，落下了半边瘫。康复治疗后，由于家人无法照料，我家小姨就住进了养老院。每天，我表姐早晚都会去那里报到一次，陪陪老人，聊聊天家常，问问情况……

在这十二年里，小姨因为各种原因，换过几家养老院。而无论是远在柳南的养老院，还是柳北区这边离我家比较近的养老院，我老妈都去探望过她的这个妹妹。

每次去，老妈不是给她打个封包，就是会带上包子馒头，或蛋糕面包，或水果及各种小零食。东西不值几个钱，但情谊确实值千金。您想呀，我老妈那时也是七十好几的人，脚步蹒跚，每次她都是偷偷独自一人搭乘公交车，各种辗转。有两次，小姨换了养老院，我表姐又没告知她，她扑了空，边走边打听，才找到小姨待的新养老院，真是辛苦得不行。到了后来，但凡小姨又搬了养老院，我表姐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我老妈，生怕她又挨辛苦辗转。

其实，我成年后，跟我家小姨在一起或碰面的机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。直到今日，我的柳州话里永远带着的“铁路腔”，却是我童年

时，在小姨家待过的那一段美好时光留下的印记。

小姨在来柳江成团前，家在来宾的一个火车站旁边。我姨爹是火车站的职工，那时我还没有读书，我妈久不久会带我去小姨家玩，住上几天。

童年时的我最喜欢做的事，就是牵着大人的手，一级一级地走铁轨。所以我的妈妈和小姨，经常是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，陪我走铁轨。有时，她们甚至是拽着我或抬着我走……

大人的心里，永远不懂小孩游戏的快乐。就是这样一个游戏，不仅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，也成了每次我去小姨家的必玩项目——直到今日，如果说我与小姨之间，还有什么记忆是刻在我脑子里从未忘记的，就真的只剩下这一个了。我从没想到，就是在那个不大的火车站的那一段生活，会成为我总也抹不去、改不掉的“腔调”。

这次在颐养中心见到我家小姨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她竟然变得平和多了。而这，是在之前绝不可能看到的情景。难道，是岁数大了，她没有更多的精力？抑或是，她适应了多年养老院的生活，知道日子总要过下去，喊天喊地没有用？或是，她在这里，过得比较舒心？



吴海明 摄



之前的小姨，之所以换了这么多家养老院，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她总认为陪护不好。那时的她，虽然半边瘫了，但暴脾气没有改，与陪护各种冲突不断。所以，我们每一次见面，小姨都要哭个稀里哗啦，诉说着陪护的种种不是。为了安慰她，有时我表哥只得装出一副大领导的派头，说要把陪护的种种不是，“告”给陪护的领导听，才总算平息了小姨所有的怒气和怨气。

我去看小姨的那个时间点儿，她已经吃过了晚饭。她坐在轮椅上，我帮她洗漱，伺候她睡前解小便。小姨拿开盖在她肚子和腿上的薄毯，我才发现她的外裤，只拉到大腿的一半，露出了整个屁股——这是为了“方便”时能更方便。

当时我悲从心起，人呀，究竟要到怎样的境地，才会如此的不堪！不说有尊严地活着，就只是活着，就有这么多的不易！小姨倒是习以为常，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。

我伺候完她，给她调好风扇。然后，她缓缓站起，先把身体慢慢挪到床边，再一屁股重重

地瘫坐在床上。我把她的两条腿放上床，然后用一只手垫着她的后颈窝，一只手扶着她的身体，让她缓缓地平躺下去……

我亲了亲小姨的脸，对着她的耳朵说，下次我还会来看您，小姨很乖地点了点头。当我抬起身子，不知为什么，眼泪夺眶而出……小姨看到我，眼睛也瞬间湿润。

我没有久留，告别了小姨，顺着原路，很快离开了那里。那个时候，马鹿山的夕阳，还是那么美。虽然太阳慢慢落了山，光艳没有来之前那么耀眼，但我知道，明天，太阳还会照常升起，也还会有美丽的夕阳。

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我只希望，我家小姨，我的老妈，还有天下所有的老人，在这人世间，都能得到善待。就为了这一点，我愿意做得更好！就像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会对您妈这么好？我都没有说：“难道孩子对父母好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”我只是说，如果我再对我妈不好点的话，那我妈这辈子就真的是太苦了！我不想她这么苦，我宁愿我自己苦点累点！



正所谓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在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里，有些东西，我也特别能理解。譬如，有时，也真的不是我们为子女的不，不想去做那个孝子，而是繁重的工作压力，让我们真的是分身无术，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个孝子。特别是在老人生病和住院期间。

犹记得，去年母亲因为扛一个重重的花盆而伤了腰，执拗的她，无论我们怎么劝、怎么哄，就是不愿去医院治疗。边工作边要照顾她每日吃喝拉撒的我，在19天的时间里，整整瘦了4斤。那段陪护的时间，我每天的日子也是过得十分焦虑和恍惚……

最记得有一天，她肚子疼。还未等到我买药回到家，她实在憋不住，就自己挪步到床边的便盆。没想，人还未到达“指定地点”，那肚里的东西便如江水一泻千里般，流得床边和地上到处都是……

当我回到家推开她的房门时，整个房间弥漫着浓浓的恶臭，让我差点背过气去。而躺在

床上的母亲，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，不停地跟我解释。我能说什么呢？

我除了忍住恶臭，拿拖布来回把脏东西清理干净，我真的不能说什么！因为，这个画面，让我想到了父母当年是怎样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扯大的。现如今，就是为人子女的我们“反哺”父母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和兑现“您把我养大，我陪您变老”这一承诺的最好时候。

说实话，在我与老妈的朝夕相处中，难免会牙齿咬着嘴唇——两人为了一点事吵起嘴来。但，我以为，这些在一个家庭里，都再正常不过了。因为，油盐柴米酱醋茶的平凡生活里，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，就是人生常态。习惯就好，能挺过去就好！

就如我家小姨，寄居在养老院里，变得越来越平和的心态。活着不易，可我们大多数人，哪怕是苟延残喘，也还愿在这尘世间，以各种姿态，顽强地活着！祝福天下所有的父母，都能被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子女善待！